

Heysel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理性分析

王莹, 石岩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归纳等方法,在回顾 Heysel 事件基础上,从球场观众暴力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两方面分析了该事件成因,并进一步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理论阐释,同时,总结概括了英国从立法、公共管理、足球俱乐部及体育场设施等方面应对 Heysel 事件所采取的措施。研究表明:(1)Heysel 事件属于球场观众暴力的最高阶段,即有足球流氓参与和组织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其关键性成因是有领导组织的暴力事件和足球流氓的个性心理因素;(2)该事件表现出由球场外部的社会性问题导致爆发球场观众暴力的趋势,其球场外成因主要包括社会解组、经济状况、文化冲突等。

关键词:球场观众暴力; Heysel 事件; 足球流氓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54(2007)03—012—05

Rational Analysis on Field Spectator Violence in Heysel

WANG Ying, SHI Yan
(PE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 Based on documents about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Heysel event, this paper analyzed its caus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evitability and chanciness, and made a further discussion from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summarized the coping measures in Britain by viewing legislation, public management, football clubs and stadium facil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Heysel event was the most violent practice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namely an event with football hooligan's particip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which crucial cause were football hooligan'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lead; (2) The event showed the tendency that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economic condition, cultural conflicts resulted in eruption of sports spectator violence in the field.

Key words: spectator violence in field, Heysel event, football hooligans

CLC number: G80—0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1—9154(2007)03—0012—05

足球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场观众,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在世界各地足球比赛中频频发生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

1985年5月29日,震惊全球的 Heysel 惨案就是由球迷之间严重的伤害行为而引发的最为典型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之一。前利物浦队球员肯尼·达格力什目睹 Heysel 事件之后,痛苦地说:“足球没有那么重要,任何足球比赛都不值得用生命去交换。”

惨案发生 20 周年后的欧洲冠军联赛中,两支当时参加比赛的球队——利物浦队和尤文图斯队在布鲁塞尔的重新聚首,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 Heysel 惨案重新审视,以期探寻内在规律,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1 Heysel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特点

通过对 Heysel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Heysel 事件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伤亡惨烈。Heysel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致使 39 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 赛前发生。整个暴力事件发生在比赛开始之前,没有来自球赛进程、裁判或是比赛结果方面的影响。

(3) 暴力主体年轻化。实施暴力的主体是英国的青壮年球迷,据比利时官方资料显示其年龄在 19 - 3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2CTY005) “球场暴力的发展趋势、研究进展与遏制策略” 子课题

第一作者简介: 王莹 (1975—), 女, 山西武乡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心理学。

收稿日期: 2006—10—21

岁^[1]。

(4)暴力受众与暴力工具的阶段性。起初,英国足球流氓所袭击的对象是与之有口角之争的意大利球迷;接着,推倒铁网栅之后,袭击对象扩大化;最后,以警察为主要攻击对象。其使用武器先是酒瓶(从场外带入、装有酒或喝空的);接着是座位席上的石头或砖头;最后是从铁网栅中抽取的钢棍。

2 Heyssel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成因分析

艾森(Eitzen, 1979)把球场观众暴力行为分为三类:即流氓、狂热的庆祝和球场骚乱^[2]。其中,“流氓”是指同运动项目相联系的人际间的流氓行为,他特别指出,有这种习气的人,不管比赛如何进行,他们都将表现出流氓行为,这时的体育比赛只不过是他们发泄长期存在的相互敌意及其烦躁情绪的借口。据该理论分析,Heyssel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流氓”类别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即由英国球迷首先“发难”,并持续实施暴力的行为。

2.1 足球流氓的形成

球场观众暴力最早发生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青年人出现了“道德恐慌”,即由于对未来的迷茫而导致青年人犯罪率升高的一种现象。与此同时,代表早期足球流氓的“光头帮”也应运而生,这些“光头帮”行纳粹礼,属于泛军事化组织。20世纪60年代末,在媒体的炒作下,“职业足球流氓”出现在体育场上,这是一种不以比赛结果为观看目的的流氓组织,他们不支持任何一支球队,而是将比赛场看成暴力斗争的最佳场所,借助球场来表现其暴力行为。

20世纪70年代,足球流氓团伙的团体凝聚力逐步增强,其暴力形式与手段不断更新,施暴范围也越来越广,逐步向欧洲发展,并形成有计划、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趋势。70年代末期,意大利、荷兰、德国等都成为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高发地。

2.2 暴力与社会解组

“社会解组”是一种转型期社会的典型状态,表现为国外移民和国内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人口剧增、规模迅速扩大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质丰富、各种新娱乐形式出现和科技进步。这些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群体的分离并形成了新的道德体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年轻人的态度和对酒的热衷^[3]。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冲击,使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出现了个人精神与社会分离或对立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英国新

社会病态论,即青年人的“道德恐慌”论,认为青年人处于“病态”的原因是社会本身的病态造成的。该理论认为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洛根·泰勒(Rogen Taylor)在Heyssel事件发生后指出,足球场暴力是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问题不解决,球场暴力问题一样无法得以解决。

2.3 文化的冲突

从Heyssel事件的特点分析中,可以看出“冲突”贯穿了暴力事件的首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忠诚球迷之间,而且形成了暴力主体同警察之间的对垒。表面上看,这种冲突的形成是由于球场观众暴力演化的结果,实际上,在“冲突”发生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因素存在,即宗教文化的冲突。

英国球迷与意大利球迷均赋予各自的球队或国家以尊重和自豪感,并用类似于信仰宗教的强烈的情感去维护球队及其相关利益,国际间大赛更是如此,足球流氓对本国球队“偏颇而扭曲”的忠诚使之甘愿为团队或国家的荣誉或民族情感去挑战或抗争。

2.4 主观性因素

1)酗酒。酒文化是英国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饮酒能力被认为是具有“男子气概”的重要标志。1980年起苏格兰就禁止在足球赛场饮用或携带含有酒精的饮料,但该禁令并未减少暴力,而使之从场内转到了场外。Heyssel事件之后,英国正式出台《体育竞赛(控制酒精)法案》,首次从立法角度对在体育竞赛中饮用“酒精”采取限制。

酒精一直被认为是球场观众暴力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许多球赛现场都限量或禁止饮酒,Heyssel事件中,在“敌对情绪”与酗酒的共同作用下,足球流氓的凶残暴虐显露无疑。但也有调查表明,酒精并不能直接引发暴力(Dunning et al, 1988)^[4],它只起催化剂的作用,主体的选择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2)关键性的心理因素。西蒙斯和泰勒(Simons & Taylor, 1992)提出解释球场观众暴力的社会心理模型^[5],该模型把领导、认同、群体意识等心理因素视为产生球场观众暴力的关键性因素,而导致Heyssel事件发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领导”。

Heyssel事件虽然与警察的延误及群体意识、去个性化和对手非人性化等心理因素有一定相关,但该事件的特殊性表明有组织、领导的迹象。澳大利亚媒体以在“布鲁塞尔的足球暴乱”(Offrey Lawrence, 1986)中“纳粹所扮演的角色”为问题提出的切入点展开调查,从侧面证实参与该事件的足球流氓是有领导核心的。

球场观众暴力早期研究阶段认为,球场观众暴力是偶然性事件,即一种情绪化的个人行为。特纳(Tumer, 1964)指出,当领导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群体成员将其作为行动路线,引导他们的行为^[6]。据调查显示,球场观众暴力的领导人并非临时推举,而是事先就已经确定或已经得到公认,不同组织拥有不同领导人,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三个,他们同团体具有相同的目标,有足够的个人魅力吸引团队成员并激发成员的“斗志”,引发成员的暴力“激情”。这种暴力行为是球场观众暴力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核心的足球流氓行使暴力的阶段。

2.5 客观性因素

除主观性因素外,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客观因素,如媒体、球场管理、政府的态度等,它们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有着煽风点火的效果,但是,它们只有与主体因素共同作用时,才能发挥效应。

1) 媒体的误导。

随着球场观众暴力受大众的关注程度地不断提高,媒体为吸引公众展开了“小报和电视、广播以及主流报纸等激烈竞争的局面,其结果导致媒体走向了“失真化”。霍尔(Hall, 1978)等人提出,媒体在球场观众暴力问题上从未做出过正确的报道,这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歪曲报道的行为不仅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反响,也会使问题扩大化、严重化,成为球场暴力事件的“帮凶”^[7]。

在 HeyseI 事件中,媒体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认知性。认知差异性及敌对方的敌意,使球场外成了寻衅闹事的场合,比利时政府调遣球场内警力在球场外严密部署,形成了赛事当天警力不足的偏差;误导性。有关足球流氓的报道,媒体有夸大其辞的“嫌疑”,使媒体成了足球流氓宣传和沟通的场所,同时也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导火索(Dunning, 1988)。

2) 球场安全管理疏漏。

球票问题。球场管理为了保证球场的安全,要求球票以适当的比例卖出,避免英、意两队狭路相逢,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球票以强制方式销售给比利时人,但因为各种原因,布鲁塞尔本地人没有能力消费如此多的球票,为了避免损失过大,他们必然会寻找销售渠道,这样就导致球票最终成了促成 HeyseI 悲剧的力量之一^[8]。

球场安全保卫问题。比利时政府在赛前将很多警力部署于街道和酒吧等人群密集的场所以及球场安

全设施的简陋、陈旧和比利时警察缺乏“制暴”经验也是促使悲剧发生的因素之一。通过录像资料显示,比利时警察显然缺乏足够的应付英国足球流氓的经验,主要表现在警察被球场外闹事的暴徒纠缠以及应对突如其来的暴乱显得非常被动。

3) 政府的低关注度。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足球流氓问题就已经出现,但英国政府关注此类问题还是在 HeyseI 事件发生之后。Taylor 的调查报告(1990)是第 9 份正式被政府委任调查足球赛场安全和观众管理问题的报告,其提出的问题也已经在先前调查中指出过,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此份报告出台后政府部门予以极大关注,有效抑制了惨案连环发生。可见,政府相关部门的及时投入和严格的执行性是很重要的环节,否则相关工作的进展将难以延续。

在对 HeyseI 事件进行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两个视角并非孤立的,而是平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该事件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能脱离了社会背景去单纯地看待这一事件,也不能只强调事件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只有将该事件的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相结合,以综合、全面的视角进行审视,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真正了解并找到解决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途径。

3 HeyseI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中足球流氓行为的理论阐释

从球场观众暴力的发展趋势看,它已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并为各国学者们所关注。英国已经提出对足球流氓行为的一般性解释有 5 种(Dunning, 1988)^[9],但没有有效证据显示哪一种因素能对足球流氓行为产生有更进一步的作用。本文将进一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理论性阐释,以便于对足球场暴力现象进行更好地解释与透析。

3.1 心理学视角

足球流氓问题的研究有趋同于犯罪心理研究的方向,两者都是从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性心理与环境、生理以及对行为惩罚力度的相关性研究(Dunning, 1988)。足球流氓问题同一般性球场观众暴力不同,表现出犯罪化特征和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该问题又不完全等同于犯罪问题,这正是研究足球流氓问题的棘手之处,其发生之初与一般球场观众暴力的性质类似,但演进过程中会发生突然性的变化,这

种特殊性与其心理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对犯罪心理的理论解释中,艾森克(Eysenck, 1936)的相互作用理论是最有影响的个性心理测试理论,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环境条件和个性心理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个性心理特征(包括冲动、进攻性、寻求轰动效应、反叛、敌意等)和不同环境条件(如贫困、教育不足、事业等)结合容易发生犯罪。但个人心理结构及其生活背景不同,也会使环境、生理和心理因素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10]。

Dunning(1988)认为,足球流氓行为与犯罪有着很大的相关,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11],要对足球流氓行为进行深入审视和研究,必然要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对足球流氓的心理进行剖析,艾森克理论的优势在于运用实证测试方法对犯罪人员的心理与生理、环境结合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将足球流氓行为的研究引入了一条新的道路。

3.2 社会学视角

足球流氓并非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而是社会大环境、小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后天成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足球流氓本身并非是不可根治的“毒瘤”,其可怕之处在于周围环境的影响,解决球场观众暴力问题,势必要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由某个人或单因素引发的偶然事件,而是以团体形式进行的集群斗殴。克拉克和霍尔(Clarke & Hall, 1990)认为,特定的亚文化能够促使年青人,用男性角色思维来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冲突。

暴力行为主要受特殊背景环境及地方价值观^[12]的影响,不同的归属感支持形成了不同的球场亚文化群。足球流氓 70—80%是工人阶级出身,大多数都憎恨或抵制正规教育,比其他人更容易失业,其父母对于通过暴力得到地位的这种手段也并不反对,球场内外的斗争对他们而言是意图、认同或名誉的象征,他们从中体会到被尊重与期待的感觉。在球场上具有类似心理的球迷也会不自觉地模仿场上的攻击行为。

4 英国应对 HeyseI 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措施

4.1 完善球场观众暴力的相关立法

早期英国(足球犯罪)的相关立法主要涉及场地的安全和防火等方面,HeyseI 事件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正式将球场观众暴力引入立法程序,其重点也由安全

方面转向了对球场观众暴力的预防和控制。HeyseI 惨案对英国的反球场观众暴力立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发生使英国政府意识到了球场观众暴力事件的严重性,1985年起逐步扩大了反球场观众暴力立法的范围,并针对具体犯罪事项提出处罚措施,如在 1985年颁布的法案中就对饮酒以及携带酒精的具体行为限定了范围,严禁去足球赛场的途中携带或饮用酒精类饮料,并把携带酒精类饮料以及酗酒或酗酒后试图进入比赛场地、在比赛期间或警方观察范围之内携带或饮用酒精类饮料、比赛期间在赛场内饮酒等行为定为犯罪等。

4.2 增强政府的干预管理措施

HeyseI 事件发生在球场观众暴力事件不断增长的顶峰时期(Williams et al, 1989)。对 HeyseI 事件的干预是政府首次直接干预球场观众暴力事件,并将它促成了英国政府《足球观众法案》“Football Spectators Act 草案引进英国议会(Eric Dunning, 2004)。政府的干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4.2.1 提供资金及赔偿

HeyseI 事件中遇害家庭中的每个人赔偿 5 000 英镑,追究相关部门责任,并将制造惨案的足球流氓绳之以法;提供失业人员的培训基金(Ingham, 1989);减少足球场地税收,使改善体育场设施的资金得到更好地使用。

4.2.2 增加球场内外的警力与设施

球场内外增加警力,保证有足够的人员应付可能发生的骚乱;使用录像监督系统,对重要比赛和可疑球迷实施有力的监控;警察坐上观众席用人墙将支持不同球队的球迷分开;设立专门识别足球流氓的机构,成立了“足球情报特别行动队”(1985),其主要任务是搜集英国足球流氓的情报资料,分发给其他警局,以制定相应的对策。

4.3 加强足球俱乐部的管理

HeyseI 事件使英格兰足球总会被禁止参加欧洲各项杯赛达 10 年之久,同时,也使英国各大俱乐部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格兰俱乐部就采取了拒绝向“非官方球迷”的“非官方客场旅行”销售球票的举措,并要求球迷接受统一管理随队前往客场。此举并不完全是针对足球流氓问题,而是俱乐部的强力干预和管理,主要目的是保护客场无辜的英国球迷不受伤害。

但事实上,英国俱乐部销售球票时会强制搭配另一种球票,即实行所谓的“客场套餐”,这不仅引起了英国球迷的极大不满,而且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干涉和

介入,并委派公平贸易委员会从商业贸易的角度出发调查“客场套餐”计划。

4.4 完善体育场设施

泰勒报告 (Report of Taylor) 中详细调查了英国各大球场的的安全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造措施,主要要求拆除所有隔离网和围栏,取消看台上站座,安装新座位,并引入闭路电视和现代化安全急救设施,成立球场安全执照审核发放机关,安全条件不达标的球场将不予发放安全执照等。

在政府的强制下,英国所有俱乐部开始着手建立大型的露天体育场,包括大型看台和大规模的建筑基地。将原先封闭设置的铁网栅取消,设立手扶护栏,增加球场内的座位量等。1992年,Heysel球场全部改建完工;1995年,为了备战2000年欧洲杯,整座球场重新翻修,改名为“博杜安国王球场”。

参 考 文 献

- [1] Canberra. National Committee on Violence. Violenc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89.
- [2] 石岩. 球场观众暴力的理论阐释和因素分析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1 (1): 1 - 4.
- [3] [美] 杰克·道格拉斯, 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 张宁等译. 越轨社会学概论 [M]. 天津: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446 - 550.
- [4] Dunning, E., Murphy, P., and Williams, J. The roots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An historical and social study. Routledge, London, 1988.
- [5] Simons, R., & Taylor. A psychosocial model of fan vio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992, (23): 207 - 226.
- [6] Turner, J. C.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ty: some prospects for intergroup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75, 4 (5): 5 - 34.
- [7]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 3 (2): 57 - 72.
- [8] Giovanni Camibella, Anne Fox, Kate Fox et al. Football violence in Europe — A report to the Amsterdam Group, 1996, 7.
- [9] 石岩, 高进, 张凯飞. 欧洲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研究进展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2) 1: 12 - 17.
- [10] Asch, Stuart S. "Some Superego Considerations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Law, June 1974, 4: 158 - 181.
- [11] Eric Dunning, "Figuring" Modern Sport: Auto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sport,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Chester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Sport and Society University College Chester, 2004, 10.
- [12] 石岩. 国内外反球场观众暴力的立法 [J]. 体育学刊, 2004, (2): 14 - 17.

关于第 7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暨 体育科研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随着体育科研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体育学术期刊采编工作也随之进行了革新,以适应体育科研工作的需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为迎接第 29 届奥运会科学大会的举行,拟在召开第 7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之际,面向全国体育院校、科研院所的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科研管理人员举办“体育科研专题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将围绕“学科发展及当前研究热点”、“课题申报相关事项”、“体育科技期刊编辑网络化采编系统的应用”等问题拟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教育部、国家级基金课题管理组成员,学术期刊评价中心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会议时间: 2007 年 8 月;会议地点: 福建省武夷山世纪桃园酒店。

北京北三环西路 11 号首都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100088); 北京体育馆路 11 号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10061)

联系电话: 010 - 82099033 (田有惠); 010 - 87182588 (李晓宪)

E-mail: tianyouhui@cipe.net.cn 或 stxb@cipe.net.cn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